





街谈物语

□李成殿



心灵微品

□王友星



光明故事

□邹海波

天池书怀

人们常说“五岳归来不看山”，长白山虽不在五岳之列，却依然令人心驰神往。它不争封禅的香火，不抢摩崖的题刻，只是静静蛰伏在东北亚的脊梁上，把一身风雪，凝成了这一汪碧水。

为了亲睹这汪圣水，我们着实费了一番周章。一连数日在网上“抢票”，却总是铩羽而归。后来辗转联系到延吉一家旅行社，才知道他们手中握有上山名额，只是须随其组团进山，费用随行就市。

我们一行6人，跨越山海，自安徽、山东远道自驾而来。在延吉住了一宿，次日清晨由旅行社专车送至长白山北景区游客中心。几经周折，每人再付80元，搭乘景区越野车盘旋而上。那驾驶员的技术好生了得，转弯时，我们随车一会儿倒向左边，一会儿又倒向右边。此时我理解，有些风景，注定要你“历经一番‘众里寻他’的执着”，甚至要冒些生命危险，才肯与你相见。

登长白山之前，朋友曾对我说：“能见天池真容，是要看缘分的。就是晴日里想一睹芳容，也难之又难，因为天池的天气变化瞬息万变。”导游也说，有的人上山三到五次都没有见到天池一面。不想9月10日这天，山神格外眷顾。我们得到山顶，碧空如洗，白云似絮，天池宛若初醒的处子，毫无保留地展露在眼前。那水蓝得不像人间该有的颜色，风过处，波光粼粼，像是把九重天上的云絮都揉碎了，藏在这一池深潭里。古人称它“天池”，大抵是因为这水清冽得过分，让人疑心它是瑶池的遗珠，是银河的支流。这哪里是一汪水，分明是苍穹倒扣的一只巨眼，冷冷地看着世间的沧海桑田。

随行的王君问我，长白山比得了泰山之雄、华山之险吗？我笑而未答。山的高度，从来不只是用海拔来衡量的。长白山的美，在于它的内敛和深沉。它不像五岳那样喜欢把文章刻在石头上，它把故事都藏在了这一池深水里。

真正深厚的感情，不需要日日挂在嘴边，它就像这天池水一样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内里却蕴含着万钧之力。它能滋养万物，也能涤荡尘埃。此刻，我只想掬一捧圣洁的水，敬给这连绵的群山，敬给这难得的晴空。



心香一瓣

□刘忠昌

让座

那天，有人给我让座。

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站起身，朝我轻轻招手：“大爷，您坐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回头，身后空无一人。原来，她喊的是我。

“不用不用，我站着就行。”我摆了摆手。车程不长，我的腿脚还算利落。

姑娘却不肯坐下，反复说着：“您坐您坐。”一只手虚虚伸过来，像是要扶我。旁边几位乘客看过来，安静里藏着无声的催促。

我坐下了。

落座那一刻，浑身别扭。手搁在膝盖上，显得多余；后背靠向座椅，又觉得姿态松懈。我下意识挺直腰板，这是当兵多年刻在骨里的习惯——坐，就要有坐相。

绷了片刻，我不由得哑然一笑。既然已经被唤作“大爷”，又何必这样较劲。

姑娘扶着吊环站在一旁，低头看着手机。她的马尾垂在肩头，脚上穿着一双白色运动鞋，书包上挂着一个小小的毛绒挂件，随着车身轻轻摇晃。

这挂件忽然撞开了我的记忆。我想起女儿十几岁的时候，书包上也挂着这样一个小小的挂件。一晃多年，她早已年过三十，外孙麦芽也快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了。

到站，我下车。走在人行道上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

当夜，久久难以入眠，静静回想：是从什么时候起，开始有人主动给我让座的？

今年64岁，心底总觉得自已还不算老。白发虽添，腰板依旧挺直。前两年登崂山，一口气走到半山腰，不曾气喘。可在小姑娘眼里，我已成了需要被照料的老老人。

她是怎么看出来的？

我起身走到卫生间，对着镜子久久凝望。镜中人，陌生得让我心头一颤。不知从何时起，眼袋鼓了，法令纹深重，脖颈的肉肉松弛下垂。

40年前的军营浮现在眼前。当年面容紧绷，领章帽徽一身正气，人人称我一声“刘排长”。转业到地方，一干就是20年。那时候，“衰老”二字，从来和我无关。退休那年，办公室小张送我一本相册，封面上印着：刘局长光荣退休。我笑着道谢，心底却空落落的。

如今，连公交车上，都有人给我让座。

关灯回到床上，月光透过窗，薄薄一层，静静铺在地板上。

躺着躺着，忽然想通一件事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一辈子都习惯去“给予”。年轻时扛枪卫国，成家之后扛起一家生计，转业后扛起岗位重担。半生习惯站立，习惯撑住一切，习惯做那个付出的人。

姑娘递来的，是一份善意，坦然接住就好。接住善意，不是认输，而是愿意敞开自己，让那些想要善待你的人，能够得着你。

今天我安心坐下。往后，如果车上上来比我年长的人，我会站起身，把座位让出去。

今日她让我，他日我让他。一张小小的座位，在人群之间辗转传递。

月光依旧铺在地板上。我轻轻翻了个身，安心入眠。

往后若再有人起身让座，我不再摆手推辞。我会认真说一句：谢谢。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书评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谢绝AI写作。

本报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稿费，作者投稿时请在文末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。

投稿邮箱：ytrbzk@126.com

等一声“哥”

人这一辈子，心里都有一块最软的地方。我这块地方，藏着一个从未喊出口的称呼——哥。70岁了，我还想有个哥。说出来有点可笑，可我知道，这是我这辈子最软的一个念想。

那天，老年大学电吹管课后，我急着回家做饭，便问课后的一位大哥，能不能顺路捎我一段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我们走到停车场，他拉开车门让我先上，又说：“等一下，我妹妹今天也来上课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穿连衣裙、背着吉他、年逾70的女士走过来，张口就喊：“哥，我今天要去趟超市，你送我过去。”

就这么一声“哥”，脆生生的，还带着撒娇的尾音，在我内心深处泛起一丝涟漪。上车后，我坐在后排，看着前排这对兄妹，脑海里还定格着他们见面的那一瞬间。妹妹从包里掏出好吃的递给哥哥，哥哥一边开车，一边不忘嘱咐她系好安全带。而那一声“哥”，一直在我耳边转。

我家中姊妹五人，我排行老三，从小在教师大院里长大。过去那个年代，挑水、买煤、买粮，凡是力气活，有男孩的人家都是男孩干。可我家都是女孩，我便抢着干。日子久了，父母也把我当男孩子用，家里那些本该是男孩子干的活，我都一声不吭地扛了下来。可从来没有人在叫我一声“哥”——虽然属于哥哥的活，一直都是我干。我还记得，一个暴风雪的夜晚，我陪着爸爸去接大姐下夜班。那时的我就在想，要是有个哥哥该多好，就不用我和爸爸顶风冒雪来接人了。

长大了，我常常跟同学和朋友说，有个哥哥多好。她们笑我，说你这辈子是没这个命了。我没接话，心里还是想有个哥。再有个好嫂子，我一定和她好好相处，不抢不抢，不给她添麻烦。她来家，我帮她做饭；她有了孩子，我帮她照着；她跟我哥吵架，我站在她那边。

其实我心里明白，有些遗憾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一辈子都难平。特别是那天在车上听见的那声“哥”，是70岁的妹妹喊哥哥的声音，那么自然，那么亲切，像一颗糖，甜在妹的嘴里，化在哥的心里。它让我知道，这世上有这样一种声音，能把人心叫软了。

我想有个哥的念头一直没断过，只是如今它不像小时候那么强烈了，只是安安静静地藏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。很多时候想不起来，可只要人群里听见一声“哥”，不管是谁喊的，不管那个人多大年纪，那个角落就会亮一下——像有人在深夜里擦了一根火柴，燃起一个童话般的梦想。

如今我70岁了，头发白了，腿脚慢了，可心里那想有哥的念头一点没老。有时看见别人家兄妹拌嘴我还会偷偷羡慕，有时夜里睡不着时还会想，要是有个哥，他会是什么样？会不会也老了？会不会也惦记着我这个妹妹？

心里的话写完了，可心里那个空还在。那声“哥”，是我这辈子最舍不得唱完的一首歌。

听父亲讲故事

父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，也不识几个字，更没看过一本书，却在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中积累了一肚子故事。

我上学的10年间很少有家庭作业。冬季的晚上，每当我与哥哥姐姐们围坐在炕上剥花生、扒玉米时，父亲的话匣子就打开了——古代的、现代的、天南的、地北的，有趣的故事一个接一个。有时他还给我们出谜语、脑筋急转弯或算术题，把一晚上单调无趣的手工劳作变成其乐融融的家庭故事会。

父亲讲的故事都没有准确的时间、人物、地点，但每个故事讲完后，他总是从中提炼出“主题思想”，让我们吸取经验教训，从中受益。有些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，在这里列举几个——

新中国成立前，我们村西十里里的林北村，有一位雅号叫“孙塾子”的人，是南庄北哑有名的文化人，谁家书写信件等舞文弄墨的事儿都去找他，打官司告状的状态也请他写。

有年冬季，邻村有家农户的羊跑到另一农户的麦田吃了几棵麦苗，麦主找到羊主理论。双方话不投机，没达成共识。麦主便请孙塾子帮忙写诉状。孙塾子劝说无效后，便按麦主的意思写下了“羊吃麦苗，四蹄乱跑，鼻子一拱，连根拔掉”的状态。麦主诉诸公堂后，羊主也请孙塾子帮忙写答辩状。孙塾子便给写了“数九寒冬，地冻三尺，羊吃麦苗，怎能连根拔掉？（情况不属实）”。衙门接到双方的状态后，难辨真伪，便将原、被告的状态退回，此案不了了之。麦主和羊主两家也从此成了“冤家”。事情传开后，人们对孙塾子所为褒贬不一。

来年酷夏的一天下午，孙塾子徒步赶路时，遇到一个背着一袋粮食的腿脚有残疾的男子正汗流浹背地艰难行走。孙塾子出于同情心，主动接过他的粮袋一同前行。男子得知“帮忙的好心人”是林北村人时，说道：“听说你们村有个叫‘孙塾子’的人可坏了，是个吃和稀泥、替坏人说话的臭书生。”孙塾子听后大怒，心想：“我好心帮你背粮食，你却是个跟着别人胡说八道的欠揍玩意儿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这时，男子又问：“弟兄，你叫什么名？”脑瓜转得快的孙塾子张口就来：“我叫都（dou）来看。”说话间两人来到了一条小河边。孙塾子说：“你不是想洗澡吗？咱俩到河里洗个澡凉快凉快吧。”接着，两人就脱光衣服跳到河里。没过一会儿，孙塾子就趁男子不注意悄悄上了岸，把他的衣服藏到草丛后溜之大吉。不久后，男子发现“都来看”不见了，便上岸一边找衣服，一边不停地喊“都来看，都来看”。周边干活的男男女女听到急促的喊声后，都放下铁锹锄头围过来看，结果只看到一个浑身一丝不挂的男人在大喊大叫。大家

气愤地说：“臭流氓，揍死他！”随后，男子就被七拳八脚地揍了一顿……

当我们姐弟几个笑得还没合上嘴时，父亲又说：“别光知道笑。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，也不管孙塾子做得对不对，咱都得从这个笑话里得出‘祸从口出’的结论，从中吸取教训。出门在外，嘴上不能没有把门儿的。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下，不能人家说什么，你也跟着瞎咧咧，更不能随便说别人的坏话，不然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。”

“鸡毛蒜皮”这个词谁都听说过，也都懂是什么意思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词的来龙去脉。一天晚上，当我大姐说到“村西头两家邻居为门口堆放杂草的事儿吵起来”后，父亲就事论事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——过去有两家邻居，都以做小买卖养家糊口。东家的卖鸡，西家的卖大蒜。卖鸡的经常在院子里拔鸡毛，卖蒜的经常在院子里剥蒜皮。平时两家相安无事，但是刮风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刮东风的时候，东家的鸡毛就会吹到西家的院子里；刮西风的时候，西家的蒜皮就满天飞，落到东家的院子里。为此两家经常争吵。有一次两家闹得更僵了，卖蒜的拿起扁担当了卖鸡的一棒，卖鸡的操起菜刀砍了卖蒜的一刀。双方两败俱伤，互不服气，便打起了官司。县大老爷一看，原来是因为“鸡毛”和“蒜皮”这两件小事儿，气哼哼地说：“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来烦我，每人打十大板，回去好好反省吧！”故事讲完后，父亲叹了口气接着说：“邻里邻居的，本应该相互体谅，争来争去得什么好了？倒霉的还是自己。”

父亲还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——古代有位老师想考验一下两个学生的心眼儿（智商）。他蒸了5个馒头给两个学生吃，并规定每个学生每次最多只能拿两个馒头，吃完后才能再拿，最后看谁吃得更多。5个馒头刚放到桌上，那个争强好胜的学生就抢先拿了两个馒头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另一个学生则不慌不忙地拿起一个吃起来。先拿馒头的学生还有半个没吃完的时候，后拿馒头的学生已把一个馒头吃完了，便顺手把剩下的两个馒头拿去了。结果抢先拿馒头的学生只吃了两个，而后拿馒头的学生吃了三个。

这样一个简短的故事，却藏着“做事要把眼光放长远，不要贪图眼前的小便宜”的大道理，让人听后懂得，谋全局方能行稳致远。

作为党员的父亲，奔波劳碌一生，没让儿女们享什么福，更没给儿女们留下什么财富，但他给我们讲的所有故事和笑话，都是在引导我们正直做人、谨慎处事、善待他人、不负恩人，儿女们也终身受益。



哲理小簿

□李洵芮

家风如星辰

老家的墙上，挂着一幅泛黄而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——“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。每当我凝眸时，记忆便如潮水般漫过岁月的堤岸。家风，如同浸润我成长的精神甘露，在时光深处悄然塑造着我的生命轨迹。

外祖父是个地道的农民。幼时，春耕时节，他总爱把我带到田垄边，让我看他弯腰耕种的背影，看种子破土而出，一点一点地成长。他说：“种地和读书是一个理儿。苗要一点一点地长，字要一个一个地认，急不得。”他那粗糙的掌心抚过嫩绿的秧苗，眼神里流淌着对土地的敬畏。他还说：“人勤地不懒，人善天不欺。”

他的一言一行，让我懂得了“耕读”不仅是种地与读书的简单叠加，更是一种对土地的坚守，对人生的担当——土地教会我脚踏实地，书本教会我心怀天下。

外祖母目不识丁。少时，夏夜纳凉，她摇着蒲扇给我讲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”的古训，讲“见富贵而谄容者，最可耻”的道理。她的声音带着乡音的质感，让古老的文字有了鲜活温度。那次我因嫉妒同学获得奖状而闷闷不乐，外祖母把我拉到桂花树下，指着满树繁花说：“花要开得

好，靠根往下扎；人要活得正，靠心往稳处走。真正的本事，不是胜过别人，而是战胜自己。”

那一刻，桂花香混着外祖母身上的皂香，成了我记忆里最清正的香气。从那以后，我学会了在竞争中保持善意，在得失间守住本心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渐渐明白：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，而是外祖父手掌上的老茧，是外祖母背了一辈子的古训，是融入血脉的教养，是一辈辈人用行动写下的传承，是刻在我们生命里的精神密码。家风像老屋檐下的燕子，衔着岁月春泥，筑起代代相传的家魂；家风如同春日细雨，虽无声无息，却早已潜入心底，滋养着我的生命根系，让我在成长的每一个节点都绽放出独特的光华；家风如同夜空星辰，在昏暗中照亮我的前进方向。

站在青春的路口眺望未来，我愿带着家风赋予我的温暖和力量，在人生的土地上深耕不辍，在岁月的长河里以诗书为伴。愿这如星辰般的家风，在岁月长河中长久闪烁，化作代代相传的火炬。